

职场人生

谢正是世界顶级企业MBI的金牌销售，已连续多年单不败。殊不知，突如其来...



谢正明白了这似曾相识的味道到底是什么

俞策走后，剩下谢正和俞可可两个人静静地坐在俏江南的角落里。谢正耳边听着舒缓的音乐...

可是，现在是生活，没有问题，短短的半个小时，需要享受生活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

“傻瓜，想什么呢？”俞可可看着谢正自己在一边发愣，不禁感到好笑。“宝贝，我在想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你知道么，我也是。”俞可可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陷入了往事的回忆中。

“在汽车电影院的那天晚上，一上车，我也注意到了你身上的味道，闻上去总是让我有种晕晕的感觉，特别放松，否则怎么会让你这个傻瓜占了便宜。”

俞可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沉醉地抱住了谢正，小声在他耳边说着：“亲爱的，就是这个味道，每次都让我头晕晕的，让我放松，就像是家的感觉。我爱你么？”

家的感觉！谢正一下子明白了这似曾相识的味道到底是什么，就是家，就是懒洋洋躺在家里晒午后的太阳，那种感觉。不过，这似曾相识的味道真的就是久违了的，家的感觉，让自己稳定、让自己放松、让自己迷恋。

谢正闻了闻自己身上的味道，没有一点感觉，不知道俞可可到底闻到了些什么。

“快，老板电话找我了，我们赶快回公司吧。”俞可可看着自己的电话，拎起了包，拉着谢正就离开了饭店。

“忘了告诉你，Lucy最近见了一批中国的客户，结论是，大陆的销售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软件是干嘛的，就知道做关系，既陷入了价格战，也丢失了大量客户。所以今天要开全国会议，加强销售的技术培训工作。你觉得呢？”

“她也认为是长期问题，所以现在就要入手。”

“哦，是么？那她对中国的市场还不了解，短期肯定不是这个。MBI的数据软件在很多行业的市场份额是零，都输给了文得甲，销售会点技术马上就能解决了？”

“人生是短跑还是长跑？”“嗯？”“人生就是要以短跑的速度跑长跑。她如果先解决这个长期问题，今年你们真的有点悬。”

两周后，湖南发了一个议标的标书。看标书里并没有埋太多的陷阱，也看不出任何品牌倾向，两个人都认为这极有可能是客户的试金石。

“诸葛和你，你怎么想？”“我同意你的分析，这是客户的试探。可是目前这个状况，我们怎么拿这个单子。新天给的建议，老大们都听进去了，我们怎么办？”

“湖南的客户对价格敏感么？”谢正琢磨着怎么在价格上做点手脚。“历史上看，普惠都是最低价中标，但是他们把标书的要求都控制死死的，MBI如果要投标话，产品要高一档，成本下不来，价格都很高，最后等于就是帮忙围标。”

“那，诸葛，你有什么建议？”“就正常投吧，这种议标项目，客户一般都给二次报价机会，先投投看，不知道老大们在北京能拿什么资源过来。”

“诸葛和是把希望寄托在北京。”“新天不投么？”谢正确认道。“新天说不想暴露目标，这个项目他们还是投普惠。”

婚姻家庭

江小雪抱着孩子冲回自己的房间

如果是平时的小事情，比如坐月子那些不许这不许那的事情，江小雪也就算了，但是这件事她绝对不能这么轻易地放过，老太婆叫她的宝贝什么，招弟？这不是明显的重男轻女吗，孩子还这么小，难道就要让她承受她被看不起的阴影，她简直受不了了，她对老太太说道：“妈，你刚才叫囡囡什么，招弟？”

老太太不提她村里的那些人和事还好，一提江小雪就火起，她对她怒道：“这不是你们村！不要动不动就你们村！囡囡是囡囡，不是你们村那些没地位的丫头片子！你最好搞清楚点！”

江小雪把孩子换了一只手抱着，对她道：“我不想和你吵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宝宝有名字，她叫囡囡，你以后不许叫她招弟！我告诉你，我生这么一个，我会用我一生的爱去好好爱她，她是唯一的，我不会再生，你就不要瞎指望了！”

江小雪已经气得直想骂人，这个老太婆为什么到深圳这么久，还是满脑子的封建思想！生个儿子就这么重要吗，男孩女孩不都是宝，现在谁家还不是生一个，哪有重男轻女的，要是谁知道她婆婆给她宝宝取小名叫招弟，估计要活活笑死。

老太太听到江小雪这么斩钉截铁地说出来，不由也愤怒了，她之所以在她生了一个女儿之后，没有多计较，对她坐月子一直照顾有加，坐完月子，对她的孩子也一直照顾着，就是指望着有一天她能生个第二胎，给他们李家生个男孩，没想

官场风云

乌山县有两个刘明星，一个是人称“刘半间”的县委书记，一个是李济运的同事“刘差配”。李济运身为县委常委、县委办主任，也是县委书记刘明星的得力助手，却因政府选举反被两人联合神离。

李济运在办公室消磨了二十几分钟

李济运不便在这里久坐，闲话几句就告辞了。两人握手都暗自用力捏捏，似乎彼此心里明白。但到底明白了什么，谁的脑子里都是糊涂的。刘明星送李济运到门口，招招手就进去了。他好像不敢走出自己的房间，得在里头坐禁闭似的。

李济运想要不要把老同学说的情况告诉刘明星呢？反复琢磨，还是不算了。某些迹象，几个头头都已经知道。再去多嘴，倒让人怀疑他老同学在做什么手脚。

李济运正要下楼，突然听得有人喊：“李主任！”李济运回头看看，原来是明县长。“哦，明县长，还没休息？”李济运问。明阳说：“看看代表，就回去。”

明阳和肖可兴他们看望代表，都是名正言顺。刘明星是暗定的差配，就不能随便走动。老同学事后要是没得到安排，李济运会很对不住人。

“我也是看看代表。”李济运主动把手伸了过去。明阳就不再说话，同李济运一道下楼。他俩是从二楼下来，总共十八级台阶。李济运有个怪毛病，喜欢数数字。他爬楼喜欢数楼梯级数，站在马路上喜欢数楼房层数，坐在洗漱间喜欢数地板砖。每次在家里蹲马桶，他就先数地上的瓷砖，又去数墙上的，横是多少竖是多少，半块的折合成整的又是多少。自家的厕所，他不知数过多少回的，

可每回又重新数，重新算账。有回算得头都大了，就掏出手机找计算器。不料一失手，手机跌进马桶里。他没法把这事告诉舒瑾，她会说他那是神经病。他今天数着十八级楼梯，感觉格外的漫长。明阳不说话，气氛有些沉闷。

下楼望见明阳的秘书和司机，李济运就松了一口气，心想可以脱身了。没想到明阳却对秘书和司机说：“你们回去吧，我同李主任走走。”

小车慢慢开过他俩身边，再稍稍加速出了宾馆。李济运同明阳并肩走着，仍不知道要说什么话。他想说刘明星做差配的事，话到嘴边却忍住了。同选举有关的事，还是不说为妙。李济运突然发觉自己修炼没有到家，不然就不会老想着找话说了。明阳也没有讲话，他却不会尴尬。李济运想到这点，越发不好意思。他找了些不着边际的话说，明阳嘴里只是唔唔的。好在宾馆离县委机关并不太远，两人很快就进了大院。

李济运说：“明县长，您早点休息吧，我去去办公室。”明阳说声好好，自己朝前面走了。李济运去办公室没事，只是不想再陪明阳走。县领导都住在一幢宿舍里，从办公楼前走进得五六分钟。没有什么话说，五六分钟简直太漫长了。李济运私下还有个更深的隐衷，就是不想让人看见他同明阳并肩回来。照说他同明阳都是田家永的门生，平时应该多有往来。明阳刚到县里的时候，李济运故意提起田家永，有攀攀同门之谊的意思，明阳却顾左右而言他。李济运摸不透明阳，从此就同他公事公办了。再说了，县委书记同县长的关系通常是很微妙的，县委办主任夹在中间最需讲究艺术。

李济运在办公室消磨了二十几分钟，拿上几份报纸回家去。脚下沙沙地

响，地上又满是银杏叶子。银杏树从深秋开始落叶，整整三四个月都是黄叶纷纷。这棵千年银杏像个魔法师，它的黄叶好像永远落不完。此去千百年，数不清的县令、县丞、衙役、更夫，都踩着这些黄叶走过去了。李济运突然想到那些黑衣黑裤的先人，某种说不明白的感触顷刻间涌上心头。

突然有人拍了他肩头，李济运吓得浑身发抖。原来是朱芝，哈哈一笑，说：“李老兄这么脆弱，就吓着你了？”李济运正在想象魑魅魍魉，自然不好意思说，只笑道：“你倒快活！”朱芝说：“我只负责一个代表团，两会又不会有什么负面报道。我没压力，乐得轻松！”

他俩住同一个单元，李济运住三楼，朱芝住四楼。上了三楼，李济运说声再见，朱芝习惯地伸出手来。两人握了手，朱芝忍不住又笑了。

有些晚了，舒瑾已经上床。她并没有睡下，坐在床头做脸。她每夜睡前必须在脸上拉拉扯扯几十分钟，这套梳妆镜前的功课她却喜欢坐在床头上来做。李济运洗漱好了进来，听她地问：“刘明星要当副县长了？”他明知舒瑾问的是老同学，却故意装蒜，说：“县委书记怎么会当副县长呢？”舒瑾说：“你老同学。”“当不当，要代表选。”李济运暗自又好气，又好笑。老婆对官场的悟性也太低了，那天他们去刘明星家吃饭，一个多小时都在说这事儿，她却还是云里雾里。

舒瑾说：“你老同学倒跑到你前面去了啊！”李济运说：“谁说的？我是常委，他当了副县长也不是常委。”舒瑾仍是糊涂，说：“是个常委，虚的。副县长正经是个官儿。”李济运笑笑，也不多说了。他想舒瑾枉然做了几年官太太，官大官小都还弄不明白。不过细细一想，舒瑾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



委屈，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，他反倒找不到人影，婚姻的终极意义到底是什么？难道就是让两个相爱的人走向互相指责，疏离冷漠吗？

江小雪一千个一万个想不通。她曾经很爱他，可是在和他回一次农村老家受尽了委屈后，她的爱淡下去了，现在因为生了孩子，他和他的感情成功转换，变成最稳固的亲情，江小雪低头看着怀里的孩子，囡囡嘟着胖胖的小嘴在那里香甜地睡着，江小雪想着假如当初没有怀孕，婆婆没有改变态度，也许今天是另外一副局面吧。谁知道呢，婚姻是这么脆弱，就像一个易碎的玻璃瓶，一件小事有时都会让人彻底绝望。

李文龙在深夜十二点的时候才到家，老太太一如既往地等在客厅(不管李文龙多晚回来，老太太不等他回家她无法安心睡觉，在这一点上，江小雪觉得老太太简直像变态，她做妻子的都没做到这分上)给儿子打开房门，首先自然问起他吃饭没有，其次就准备控诉，“毛龙——”

老太太红着眼睛，一脸委屈。“李文龙，你给我进来！”

江小雪没有给婆婆机会，天色太晚了，她没有时间给老太太告状。李文龙看了看站在房门口的江小雪，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老娘，知道她们肯定又出问题了，他在心里重重地叹了口气，只觉得这个人更加累了。